



谁都想好

SHUI DOU XIANG HAO

王怀宇◎著

英雄人物隐匿了，
宏大场景消失了，
弱小民众登场了。



谁都想好

SHUI DOU XIANG HAO

王怀宇◎著

英雄人物隐匿了，
宏大场景消失了，
弱小民众登场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都想好 / 王怀宇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49-5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381号

谁都想好

王怀宇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罗如琪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49-5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何为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001
群众艺术	026
平安县的命案	058
家族之疫	086
公鸡大红	112
制造威信	137
平安县的长跑冠军	147
公园里发生了什么	155
阳光的友谊	164
女 孩	172
惯犯李大民	177
站长老谁	187
编 后	195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一

临近中午，大哥从他们报社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的二叔从乡下来了。”

“二叔已经到了？在你那儿呢？”我问。

“是爸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爸说二叔乘坐的那趟火车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就能到。”大哥答。

“二叔来了？二叔真的来了？”我很惊讶。我和大哥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晃快十年了，乡下亲戚说不来也基本都来过了一两次，唯独二叔没来过。因为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他一向认为进城就是要来麻烦别人，他一直不来与他的这种认识有直接关系。他在乡下也是，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可是，我们的二叔今天怎么又突然来了呢？

“二叔这次是一个人来吗？他是来办事，还是……”我问大哥。

“爸来电话时我正巧没在屋，是我的一个同事转告给我的，好像是来看病吧？”大哥在电话那头不很清晰地说。

“那咱得去火车站接站呀。”我觉得下午又多了一件必须办的事。

“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手上正在排着明天的报版，下午恐怕脱不开身。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就得你去车站接二叔了。你家里不方便

的话，你就把二叔直接领到我家去也行。我今天就算晚也晚不了哪去，你大嫂下班差不多能准时回家。实在没办法，就得这样了，我撂了，噢。”大哥电话里挺着急的样子，说完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我接大哥的电话时手里也正拿着我们杂志社当期第一稿的校样，说好了的，印刷厂的工人明天一早就来拿。二十几万字的稿子，这才是第一校，错别字多得像牛毛。本来我就觉得时间相当紧张，这下就更要命了。我本指望让大哥去接二叔呢，可大哥却先我一步把接二叔的任务交给了我。

外来人在城市里想成就点儿事业本来就不容易，城市生活节奏快，人人都挺忙。人们早已经不习惯于陌生人（哪怕是亲人）介入自己的生活了。虽然我也不太喜欢乡下来人，但我和大哥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大哥有事也好，没事也罢，他多半还是推托。在很多事上我都明显能够感觉得到。大哥确实有点儿害怕乡下人来，时间一长，竟养成了“能拖就拖，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怪毛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有时也挺同情大哥的。说句心里话，又何尝是大哥一个人害怕乡下来人呢？和他处境相类似的人们，比如我的一些家住外地的同事们，情况也都大体上差不多。坦诚地说，连我自己有时也是很畏惧乡下来的亲人们。他们大老远地投奔咱们来了，咱们就得无条件地全方位接待。可是咱们的接待水平远远达不到他们坐在乡下火炕上想象的那个标准（我一直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进城的我们想像得那么好，其实，我们时刻都有一种活不起的感觉呢）。最后，常常是把自己折腾够呛，人家还不太满意……

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家还住在县城，一个曾经对我祖上有过恩情的农村亲戚相中了县农机局新到的一种手扶拖拉机。手上没钱，但听说农机局的刘副局长是我爸的高中同学，就亲自登门找到了万事不求人的我爸。为了偿还亲戚多年前的人情，我爸竟硬着头皮答应帮忙。当天下午，我爸就有生以来第一次低三下四地去了，去找他从来没看得起的那个高中同学。农村亲戚挎着一筐鸡蛋非要同去不可，在同学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让一向极度自尊的我爸很是痛苦。因为高中时我爸是班长，那个同学是最差生，一直很对立。仍然没啥水平的高中同学一脸严肃、一嘴官

腔，好说歹说最后总算给了我爸一个不小的面子，答应赊给那个亲戚，秋收后马上还钱。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的，整个过程中，刘副局长家的大狼狗一直在叫。多少年以后，我爸能淡化高中同学的羞辱，但无法淡化来自那只大狼狗的羞辱。更让人心酸的是，几年后我爸回老家探亲，偶然遇上了那个亲戚的老婆，她不仅没表示谢意，反倒说：“那台手扶拖拉机当年买贵了，过半年就降价了，买得不合适了。唉，你这只会念大书的人做买卖还是不行啊。”说完她还长辈不见外地大笑起来，还笑得很宽容。

还有一回，农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参加高考，分数不太高，在可上可下之间，亲戚就让已在省城的我和大哥帮忙找人。亲戚说，市场经济，他都明白，办事都得请客花钱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他让我们先垫上，必要时他马上带现钱来。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我和大哥怎么会有左右另一个人上大学的能力呢？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可怜巴巴的农村亲戚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啊。我和大哥就找到一些老师和同学，通过人托人，人再托人，最后总算求爷爷拜奶奶地把事给办成了。不算欠下的人情，光现金花了我 and 大哥三千多元。不久，那个亲戚感恩戴德地来省城了，我和大哥跑前跑后又接待他好几天，临走时亲戚自觉很大度地甩给我和大哥一千元人民币，说，你们哥俩费心了，高兴，多给你们拿点儿，就不另外再给孩子们买东西了，剩下的钱就随便给孩子们买点儿啥吧。当时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收入的我们有种被噎住的感觉。后来我们终于理解了，就当我们的救助了一个穷困大学生吧，尽管我们自己尚未脱贫。同时，这件事的发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城市里的我们和乡村的穷苦农民来说，对“请客”和“花钱”的理解，绝对是天上人间两种不同的概念。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很对不住就要到来的二叔。二叔和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亲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过，二叔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如今他终于要来“麻烦”我们了，肯定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说，二叔除了是我们的二叔之外，他还救过我和大哥的命呢。我二叔可和那些一般的乡下亲人不一样，和人们印象中一般的乡下人也不一样。我们的二叔英俊洒脱，沉着整洁。救我和大哥命那年，三十几岁的二叔正在当着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那时的二叔正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最

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二叔也是有俩儿子的人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我二叔总是喜滋滋地跟人们说，他有俩可爱的大小子，还有俩可爱的大侄子，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有出息……

我上一次见二叔还是在十四年以前。记得那年高考刚刚结束，那时，我爸远远比现在年轻，也比现在脾气大。一天，他终于有了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决定带我和大哥回阔别已久的嫩江边儿上——我的祖母家——走一趟。

祖母家东北壕外那绿色飘带式的嫩江是我们童年最美丽的记忆，多少年来它一直对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十几年之后，我们魂牵梦绕的嫩江水还如当初那样碧绿吗？嫩江边儿上还有当初那么多小鱼和小虾吗？儿时的那帮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我们一直惦记着回故乡去看一看。

在去江边儿之前，我爸和我们说好了，“到那里只许钓鱼，不许下水。”

我和大哥答应得十分干脆：“肯定不下水。”

可是，那天实在太热了，不谙水性的我和大哥怎么下的水我们事后都不曾回忆起来，我们只是万分惊恐地记着那天我们手挽着手，被湍急的江水裹挟着一步步滑向深渊……

当时，我们亲爱的爸爸好像在江的对岸正割着芦苇什么的，当他发现水中挣扎的我们之后，就拎着镰刀跑了过来。然而，当年过早地进了县城的爸爸同样不会水。爸爸在江岸上急得团团转，先是挥舞着镰刀，怒火中烧地命令我们如何如何……无济于事之后，就开始了更无济于事的捶胸顿足，呼天喊地，最后哭得声嘶力竭……我至今认为那天的我爸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绝望的男人。

眼瞅着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后边事情的发生，让唯物主义的我不得不唯心主义地确信：骨肉亲人间肯定有心灵感应。关键时刻，负责给生产队护青的二叔骑着一匹红色大马遥远而意外地奔来了。

二叔没有来得及下马，而是和马一起直接跃向了汹涌的江水……

江水湍急，二叔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和大哥一个一个从旋涡里拉出来，

然后再奋力托到岸上去。最后，精疲力竭的二叔自己反倒险些被永远地留在旋涡里，救二叔的是那匹通人性的红色大马。

事后，一向讲究三从四德的二叔破天荒地给了他的大哥——我们的爸爸——一记十分响亮的耳光。

几天后，也就是我接到来自省城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二叔在不怎么富裕的小村奢侈了一回。二叔借钱买了十挂被村人称做“十响一咕咚”的鞭炮放开了，二叔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老王家又出息个大学生。”还说：“我侄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二叔那惊心动魄的十挂鞭炮响彻村庄，经久不息……

整个中午，我都深深地沉浸在那段难忘的往事之中……我总是试图想象那属于二叔的当年情景：在那遥远的北方乡村，晚归的乡路上英俊的二叔骑着他的红色骏马蹿起一路红尘……那时的二叔肯定比我后来看到的美国西部牛仔还要剽悍，二叔骑着的那匹红色大马凝聚了我对马的一切美好想象……

我没时间和同事们出去吃饭，就买了一份盒饭，一边吃一边看着校样，一边还誓言一样跟自己说：“千万千万不能忙忘了，今天再忙也得挤出时间去接二叔啊。”

整个中午和大半个下午，我过得相当忙乱。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没能把二十几万字的校样看完。

眼看就要到四点钟了，坐小公共汽车从我单位到火车站至少也得二十分钟。我匆匆地把校样装进包里，剩下的就得晚上回家再看了。

出门前，我给远在市郊工作的妻子杨杏挂了个电话，我告诉她说：“我的二叔从乡下来了，我得去接站，可能得晚回去一会儿，你去接女儿吧。”我怕她有什么想法，还特意强调：“就是曾经救过我和大哥命的那个二叔来了。”

“我今天下午得值班，五点钟之前走不了。不行你就让大哥去接一回吧。”杨杏在电话里很着急的样子。

我说：“大哥今天也有事脱不开身，都说好了，我今天必须得去火车站接二叔。女儿只能由你去接了，晚就晚点吧，你好好和幼儿园的阿姨解释一下。”

杨杏好像不太高兴，说：“大哥咋总那么忙呢？轮大襟也该轮到他了。他家离火车站才几步远？再说，他家房子也比咱们的宽绰……”

“大哥确实是工作脱不开，你别小肚鸡肠的！”就像杨杏伤害了我对二叔的感情，我突然不耐烦地在电话里训斥了杨杏，然后就力量不小地撂了电话。

二

我紧赶慢赶，总算准时赶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候车室的广播里正说我二叔坐的那趟第某某某次列车大约晚点四十分钟。我长舒一口气，也好，总比来晚了强啊。我就靠在出站口旁边的铁栏杆上，把班上没看完的校样拿了出来。

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如何安排二叔的住宿问题：就算大哥家离这儿近也别去了，他家虽是一室一厅（我家是两室一厨两家住），但也不是很宽绰。再加上大嫂这段时间正教小侄子弹钢琴，钢琴放在厅里了，二叔要去住的话，钢琴还得搬来搬去的，也不方便。干脆，还是让二叔到我那儿搭地铺对付几宿吧。二叔又不是外人，还是那种从不在乎吃苦的人。七月份的天气，在地板上睡上几宿又算得了什么？不行的话，就我和杨杏、女儿睡在地板上，让二叔睡在床上……

五点十分了，出站口处的人不断多起来，我收起校样，往出口处凑了凑。从下车的人中打听到，二叔所乘的第某某某次列车还是没有进站。

我就又退回来，和从前一样靠在铁栏杆上，这样可以同时关照几个出口。我一边扫视着每个从出站口出来的人一边想：二叔得了啥病呢？二叔一向吃苦耐劳，这些年，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农村许多旱田都已改成了水田。据乡下来的亲戚们说，我二叔和年轻时一样，可能干了。说他开推土机平垦稻田，为了抢工时，曾创造过两天三宿连续作战的记录呢。二叔的胃一直不太好，肯定是胃什么的出了毛病……

又过了十几分钟，那列火车终于进站了。这回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开始一个个仔细打量从出站口涌出的旅客，审视那一张张因长途旅行而憔悴不堪的面孔。我和二叔有十四五年没见面了，二叔一定老了

吧？他是不是都变了样儿了呀？

人都出得差不多了，可我怎么就没发现我的二叔呢？是二叔没上车吗？还是……我有些急了，突然有了一种望眼欲穿的感觉。

不再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了，出站口和车站里面的地下通道之间的那块广场上也不再有一个旅客了，我仍然没有发现我的二叔。

就在我犹豫是否到站前广场搜寻一下，最后向车站里望一眼时，地下通道突然缓慢地并排走出三个人来，两个年轻人搀扶着一位长者。我认不出那位长者，也认不出那两个年轻人。但我的目光却被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难道那位长者就是我的二叔？那两个年轻人就是我二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弟和小弟？

最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今天要接的应该是他们。

这时，他们像刚刚看到我，似乎都认出了我，冲我招着手，脚步也比先前快了一些。

肯定就是他们了。我迎上去，一个个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我一时像不会说话了，说得竟和平时很多人见面时乏味的套话一样：“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们了，都快认不出来了。你们挺好的，家里都挺好的？”

“挺好的，都挺好的。”二叔很艰难地微笑时，我终于捕捉到了他十几年前的影子。

小弟模样虽然变化很大，但还是小时候那么爱说话：“二哥，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咋还那么年轻呢？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一样，城里人可真禁老呀，看你小弟，都快成小老头了。”小弟的话说得极其亲切，一下就拉近了时间造成的距离。

“走在大街上我也能认出二哥来。”不太爱说话的大弟也说。

“二侄子呀，你也挺好的？二叔到底还是来麻烦你了。”二叔声音极低地说。

“二叔你这话说的哪儿去了？到你侄儿这还有啥客气的。您老就放心吧，不论如何，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为您把病治好的，您不是有两个大学毕业的侄子在省城工作嘛。看个病多大个事儿。”我亲热地握住二叔的手，说得轻松加愉快。

二叔眼中好像闪着泪花，“唉，人老了，不中用啦。你们都挺忙的，

我这又来给你们添乱。”二叔说完想忍住咳嗽，可他没能忍住。

二叔咳嗽时，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分别把他们让进去。我让二叔坐在前边，我和大弟、小弟坐在了后边。

出租车开起来后，大弟趴在我的耳边说：“二哥，我得先告诉你，乡医院说我爸是肺结核，县医院化验说是肺癌。现在就得看省里的医院怎么确诊了，眼下我们跟我爸说的就是肺结核。”

“我二叔得的不是胃病啊？”我想说，但没说出来。我觉得脑袋一阵轰鸣。

“二哥，咱们家离这挺远吧？”这时，会说话的小弟问。

我好像是突然间改变主意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决定不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了。我显得有些忙乱地说：“挺远，正经挺远呢，我家离这里可远着呢。咱们还是先找个住的地方吧。”我这时感到了他们的不自然。

“二叔，我家地方太小，我大哥那也不怎么宽绰，城里不比乡下，我们还是创业阶段，都没混上大房子呢，一家就那么十几平方米的地儿，没办法，咱们就得住旅店了。”我边解释边让司机往省医院的方向开。因为我无法把患有肺结核病的二叔带回家去（我不愿意怀疑二叔得的是肺癌），我那九平方米的小屋还生活着我八个月的女儿呢，我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女儿着想啊。真的，我真的一点儿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二叔得的是这类病。

“行，咱们就住店，住店吧。”二叔也像没啥心理准备，但又必须得表个态一样地对我说。

“二哥，那今天看不成病了吧？”小弟有些急切地问。

“看不成了，都五点四十多了，医院早下班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那得多住一天了。”小弟失望地说。

我们在省医院招待所下了车。住旅店是要身份证的，可他们三个人只有二叔带了身份证（显然他们在来之前并没有做住店的准备）。所以我在为他们办理住店手续时遇到了麻烦，服务员只肯给有身份证的二叔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两个弟弟怎么办呢？“同志，他们是一起的，他们是父子关系，两

个儿子是来照顾生病的爸爸，小姐，求您帮忙了……”我说了老半天好话，服务员才很给面子地回了一句：“除非那两个人有派出所出的证明。”

我问：“哪个派出所？”此时，我同样不想把两个弟弟或其中的一个弟弟带回家里去，我觉得他们身上也布满了那种肺结核病菌似的，我宁愿为他们出住宿费。

不知为什么，那个服务员似乎并不欢迎招待所来更多的顾客，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相当少见。她过了半天才说：“红星派出所呗。”

“就是人民广场那个？”我马上意识到我问得相当蠢，但已经问了。

“市里一共有几个红星派出所？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女服务员不耐烦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预料。

我单位的单身户口就落在红星派出所，三年前我住单身时认识红星派出所一个姓孙的户籍员，不知他还在不在了。我就叫了出租车直奔红星派出所。

谢天谢地，姓孙的户籍员仍然在！我就把刚买的一盒红塔山扔给了他，说了要开证明的意思。

“都是哥们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还客气拿烟干啥。”姓孙的户籍员拍了我一下。

如果没有认识人，这种事按理说应该很难办。可事情的进展顺利得几乎令我难以相信，我很快就开回了红星派出所的治安证明。

我一回来，小弟就满脸敬佩地笑着说：“我二哥可真没白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这么一会儿，派出所的证明说开就开来了，真、真行啊！”

从小弟的表情上看，他无疑是在说他的二哥“神通广大”，也许他没想起或不会说这个词语。

小弟充满敬佩的表情使我一度很紧张，实际上，我相当了解我自己，我远远没有小弟想象的那样有能力。我很认真地解释说：“碰巧有个我认识的人在红星派出所当户籍员。”说完，我坚硬地笑了笑。

“二哥，其实我们两个好说，只要你二叔能住下就行了。你何必又去跑了一趟，太麻烦你了。”大弟看着小弟说。

“这儿的住宿费是最便宜的了，二哥没本事，还没混上宽绰房子呢，真没法让你们到家里去住。”我望着两个弟弟歉意地说。

把他们安排妥当之后，我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给二叔和两个弟弟接风。

吃饭过程中，我用饭店的电话给大哥家挂了个电话，是大嫂接的，说大哥还没回来。我就把二叔住的房间号告诉了大嫂，让她转告大哥。

回来后，我又向二叔解释了一遍大哥没来的原因。

二叔就说：“你们正是好时候，能不忙吗？二叔不挑这个，这就够一说的了。二叔能怪你们吗？要怪就怪二叔得病了，真是没用了……”

“二叔，哪能这么说呢，谁还能总不生病呢？”我说。

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回招待所陪二叔唠了一会儿家常。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是杨杏传我。

“是不是谁找你有事呀？快忙去吧，可别误了正事。”二叔很为我着急的样子。

“没事，都下班了有啥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回家帮杨杏照顾女儿，但又不忍心撇下二叔和两个弟弟。

不知又坐了多久，呼机又响时我终于坐不住了。我说：“二叔，我真得回去了，孩子小，你侄媳一个人还真不行。明天我带她们娘俩来看你。”

二叔极难为情地挣扎着坐起来，“哎呀，我这记性，是不中用了。我怎么都忘了呢？二侄子你赶快回去吧，孩子还小，你媳妇上一天班儿也够累的，兴许晚饭还没吃到嘴里去呢，快回，快回去吧，我就怕来了麻烦你们，这不正整的。对了，没啥给你们拿的，临来你二婶给炒点儿瓜子儿……”二叔一边把一布袋瓜子拿给我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说：“大老远的，还拿这个干啥。”

二叔一边咳嗽一边说：“没、没啥拿的，那么、那么个意思吧。可千万别嫌弃。”

“那我就先走了，明天早上再来。”我说着就往出走。

大弟和小弟送我到楼梯口，我让他们留步，大弟非要坚持出来再送送我。

路上，我又问了大弟家里目前的一些情况和打算，大弟一直遮遮掩掩不肯说。问到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我真不该说，我和